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习近平

# 精准脱贫攻坚战

# 进行时

# 碧桂园集团 特约刊登



扫描二维码关注“碧桂园”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众号



## 告别千年穷：六访大凉山亲历一个村庄之变

新华社成都7月2日电(记者陈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马依村，地处高半山，交通不便，自然资源匮乏，贫困发生率近40%，是大凉山最典型的深度贫困村。五年来，记者六次到访马依村，亲历这个彝族小山的脱贫之变。

五年前第一次到这里时的一幕幕，至今在记者脑海里挥之不去：崎岖遥远的山路让村子几乎很难与外界交流；村民们基本都居住在和牛马混居的黄土房里，脏、乱、差，破旧不堪；一日三餐是酸菜加土豆，全村近十个孩子白天在村子里无所事事，全身上下很难找到干净的地方……

幸运的是，脱贫攻坚战当时已经打响。变化在马依村一点点发生：记者第二次来时，孩子们都走进了校园；第三次来时，12公里的硬化路已从乡政府通到了村委会；第四次来时，贫困户们都住进了崭新亮堂的新房；第五次来时，村民们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

初夏时节，天高云淡，微风拂面，记者第六次来到了村里。

刚走到村口，记者便看到了老朋友尔日书进，他正在阳光下认真地编着竹背篓。五年前初见尔日书进的画面令人震撼：他5个孩子中只有2个在学校读书，家里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空气弥漫着牲畜粪便的气味，一家人围坐在地上，午餐是一筐土豆。从那时起，记者每到马依村便一定会来看他。



▲左图：一名小女孩在马依村的学校里上课(5月16日摄)。近年来，村里的孩子们大多走进了校园；右图：马依村的几名孩子站在村里的一处空地上(2015年3月25日摄)。当时，村里有上百名适龄儿童没有读书。 新华社记者陈地摄

五年的时间，马依村的每一点变化都在尔日书进身上都映射着。如今，尔日书进的5个孩子都已到乡上的学校读书，一家人住进了彝家新寨新房，有了单独的畜圈，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

尔日书进掰着手指，用逐渐熟练的

汉语盘算着家里的财产。在政府的扶持下，他的畜牧养殖产业已小有规模：3头牛、2匹马、10只山羊、5头肥猪，加上土地上种植的高产马铃薯，人均年收入已超过5000元。

生活好了，精气神也大不一样。过去穷

惯了也懒了的尔日书进现在每天都会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总琢磨着要让生活更上一层楼。“我们这都要用这种背篓，现在不忙的时候我就编背篓，一周能编一个，可以卖二三十元呢。”

23岁的阿都学机正在自家大木棚

锄着杂草。脱贫攻坚战打响，在成都打工的小伙子回到家乡发展产业，用打工攒下和向亲戚借的十余万元种植中药材——重楼。阿都学机说，在农业公司打工的他学到了些技术，重楼三年能成果，如果顺利，每亩地能产好几百斤，收入能有二三十万元。

如今，晚饭后是马依村人聊天的时间，大家围坐在一起，如何更快致富是最热的话题。“我们脱了贫，不仅要巩固，更要致富！”第一书记温都科热常说。这几天，温都科热和几名村民小组长共同商议决定，在村里建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大家可以土地入股，也可以用牛、羊入股，我们主要发展绵羊养殖，剪羊毛、卖羊羔可以有两次收入，都拿来集体分红。”

据统计，如今马依村47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村子也摘去了贫困村的帽子，还在全县村容村貌、行为习惯、产业发展等各项评比中均名列前茅。曾经被认为是贫困典型的村子，如今已是脱贫致富的榜样。

临了，记者来到村里的幼儿园，70多名3到5岁的孩子正整齐划一地端坐着，两位年轻的老师正在教他们朗诵古诗。

走出幼儿园，身后传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的朗诵声。记者回头，再看了一眼熟悉的马依村，五年来一点一滴的变化，像幻灯片一样在脑海里快速闪过。

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生活，已不是原来的生活。

## 吕梁深处「小延安」 奔富列车开进山

年近九旬的穆旺双目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不久，便由家人陪同，乘坐火车前往兴县，实现自己瞻仰老一辈革命家战斗过的地方的夙愿。而一年来，像穆旺老人一样的游客，还有很多。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怀着同样的心情汇聚到“蔡家崖号”列车上，前往兴县。

而刚参加完高考的刘朝阳和同学们一起购买车票前往兴县，她说，自己和同学们准备到兴县深度旅游，追寻先辈们的足迹，感受先辈们的精神。

6月21日，往返于太原至革命老区兴县的“蔡家崖号”列车开行满一周年。一年来，“蔡家崖号”列车累计开行1448趟，输送旅客136万人次。

火车的开通，成为老区人民与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途径，许多老外在家门口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还有一部分老乡到城市更广阔的地方找到了商机。同时，在“蔡家崖号”列车广泛传播下，一年来，前往兴县参加红色旅游的游客达121.49万人，旅游收入达10.13亿元，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其它产业的发展。

位于山西省吕梁市的兴县，是著名的晋绥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年代，这里有着“小延安”之称，并孕育了伟大的吕梁精神。同时，这里也是山西省35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目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期。

2018年6月21日，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与当地政府密切协作，首次将老区人民期盼已久的旅客列车开进这片红色热土。并为了提高革命老区的知名度，铁路部门将这趟列车冠名为“蔡家崖号”。

这是一列驶向富裕生活的列车。

2018年6月21日，首趟“蔡家崖号”列车开行之际，从未坐过火车的村民韩志海怀着喜悦之情乘车体验，当看到铁路部门在车厢里为家乡的小米、蘑菇等农特产品量身打造的广告后，他既惊讶，又兴奋。回来后，他在自家饭店的基础上，增加了土特产销售。由于火车的推广宣传，韩志海的生意如今也越做越红火，“起早贪黑”成了他和家人的幸福模式。每当有人来向他取经时，他总爱说，要是没有火车开进咱这山沟沟，再好的生意经也白搭。

一年来，在“蔡家崖号”列车广告的推动下，兴县革命老区的农特产品被外界所熟知，每天，从兴县销往全国各地的农特产品与日俱增，一些电商也应运而生。同时，一拨拨老乡带着家乡的特色产品，通过火车，到省城去拓展新的商机。一批批“吕梁山护工”也通过火车，走出大山。据山西焦煤集团驻蔡家崖村工作队队长石坚介绍，火车开通一年来，当地村民的收入几乎翻了一番，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富裕。

蔡家崖车站工作人员针对老乡们没坐过火车的现状，耐心为大家讲解出行常识，手把手帮助老人们购买车票，如今，许多老乡都学会了通过手机购票的“新本领”，出门远行成了一件说走就走的事情。

(林小静、白波)



## 跨省区苗寨：联合党支部建起来，脱贫合力聚起来

▲在乌英苗寨，驻村第一书记韦桂华(右四)、党员梁成兵(右三)、梁志新(左二)带领村民维修河堤(6月30日摄)。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界的大苗山深处，共有140户600多人。其中100户属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坞村，40户属贵州省从江县罗里瑶族乡南岑村。由于地处偏远，山多地少，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目前整个苗寨还有59户贫困户。

面对经济发展落后、贫困面广且程度深的现状，为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2017年6月，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委和贵州省从江县罗里瑶族乡党委针对乌英一寨跨两省区的特点，积极探索党建新模式，组建成立“中国共产党黔桂两省(区)乌英屯联合党支部”。目前，联合党支部共有党员13名，其中广西籍9名，贵州籍4名。

乌英苗寨联合党支部的建立，使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突破了行政区域的局限，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成立水果种植合作社、探索发展旅游产业、调解邻里纠纷、组织文体活动……两年来，联合党支部在乌英苗寨的各项工作中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带领群众稳步走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 溜索变大桥，怒族乡亲跨越天堑踏上脱贫路

新华社昆明6月29日电(记者伍晓阳、庞明广、杨静)望着村外正在施工的跨江大桥，44岁的怒族妇女根四付开始憧憬未来的日子。

两岸高峰耸立，江水波涛汹涌，怒江大峡谷让世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对世代居住在怒江两岸的怒族人来说，奔流的大江曾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

从溜索到人马吊桥、汽车吊桥，再到如今一座座现代化跨江大桥，作为怒江边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怒族人正跨上天堑，踏上新时代的脱贫之路。

### 道路通了：衣食住行样样方便

根四付的家乡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是全国唯一的怒族乡。根四付出生在怒江西岸的托坪村，但乡政府所在地却在江东岸。

“小时候喜欢吃糖，只有乡里买得到。”

根四付说，以前江上没有桥，去乡里只能溜索，父母担心她的安全，从来不让她溜。直到十多岁，父亲才带她第一次溜索到乡里赶集。

生活的艰辛远不止吃不到糖。1993年，根四付怀胎十月临产，她挺着大肚子没法溜索去乡卫生院，最后自己在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在当时不稀奇，很多人都只能在家生孩子。”她说。

直到2009年，匹河乡在怒江上修建了一座人行吊桥，溜索过江才在当地成为历史。虽然这座桥走上左摇右晃，最多只能同时通行10人，怒族人的生活还是很快有了起色。

4年前，根四付拿着从银行借来的5万元无息贷款，在乡里开了一家怒族服装加工店。每天，她都要坐在缝纫机前从早忙到晚，但她觉得，这样的日子要比过去幸福太多。

“衣食住行都比以前更好，更方便。”根四付说，以前交通闭塞，想做什么都做不成，只能去山上背柴火、找猪食。“现在我在乡里开店，还有人在微信上找我买衣服，日子好过多了。”

### 头脑通了：娃娃上学不再发愁

过去，落后的交通、闭塞的环境，让怒族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贫困生活。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6世纪以前，怒族还处在石器时代的晚期，生活以采集和狩猎为主。

“我读书很努力，如果小时候条件好些，至少能读重点大学。”28岁的怒族人、匹河乡老姆登村大学生“村官”和志青说。他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2008年考上了云南省内一所普通本科。

高考那年，和志青的数学成绩在全州名列前茅，但英语只考了39分。“我们小时候连汉语都说不顺溜，更别说学英语了。”他说，英语老师教“Banana”这个词，可他当时连香蕉都没见过。

“现在的孩子条件比我那时好太多了。”和志青说。如今，走进福贡县匹河乡小，现代化的教学楼、宿舍楼是全县最靓丽的建筑，学校内还有音乐舞蹈室、美术图书室、少先队活动室等。

“我喜欢弹吉他，已经学了一年多。”五年级3班的怒族学生和建强在音乐舞蹈室

里拨弄着吉他，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说。和父辈不同，11岁的他对溜索已经没有任何记忆。只要10多分钟，他就可以跨过山江从学校回到家。

匹河乡小副校长和盛说，10多年前他刚工作时，怒江西岸的孩子上学还要溜索，许多学生到五六年级还不太会说汉语。怒族家长也不太重视教育，有的孩子小学毕业就不读书了。“现在村民都很支持孩子读书，我们学校已连续多年辍学率为零。”

### 未来通了：跨越天堑脱贫在望

在怒族人口占比达95%的匹河乡，截至去年底，贫困发生率仍高达57%。但怒江两岸的飞速变化，让怒族人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今年春节前夕，163户村民搬进了位于江边的匹河乡托坪村五湖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村民们住进了崭新的单元楼，当地政府还给贫困户家里配置了电视柜、沙发、高压锅、电磁炉等生活用品。

“可以说是拎包入住。”托坪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长和锐说，托坪村有好几个小组在大山上，过去，最远的一个村民小组从山上走到山下要四五个小时。全村人均只有0.6亩耕地，坡度基本都在45度以上。“干活得弓着身子，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到山沟里了，搬迁是唯一出路。”

搬下来后靠什么生活，当地政府早有谋划。在五湖安置点的院落里，一块电子屏实时显示着最新的招工信息。和锐介绍，全村667个人中，在外打工的有近200人，其中一半就在乡里务工。“酒店、小吃店、洗车店……只要肯干，总能找到活。”他说。

离安置点数百米外，一座现代化大桥将在今年国庆落成通车。托坪村五湖村民小组51岁的普肆参得知这个消息后喜上眉梢。“过去我们这边不通公路，我小时候经常站在江边看对面路过的大卡车。”普肆参说，前不久他花了12000多元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以后可以开着三轮车外出办事、拉货。

“等这座桥修好，托坪村脱贫就更快了。”和锐说。

直边民族脱贫攻坚